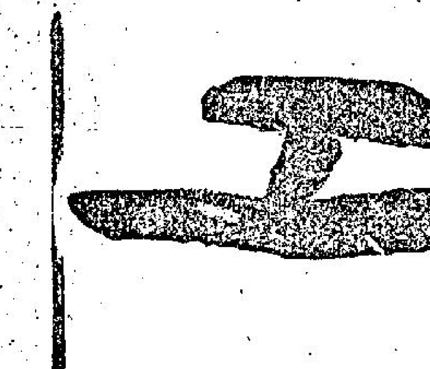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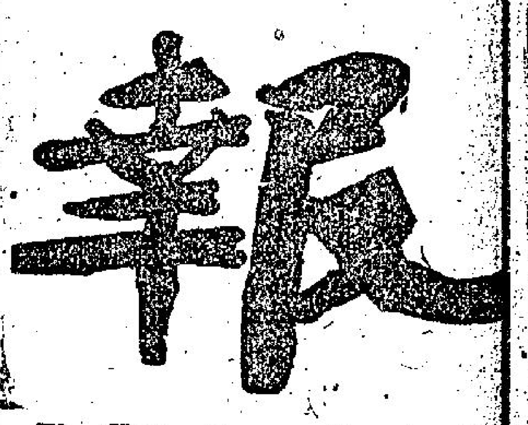


工商晚報

The Kung Sheung Evening Press, 4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able Address 2073 P.O.Box 62

督印胡之武

新聞紙第壹〇二七號

香港德輔道中第四十八號

每份壹仙

特約專電

俄僞兩國日趨惡化

俄機時飛黑河滿洲里一帶偵察　僞向俄抗議無效決取斷然手段

□天津電、外訊、蘇俄飛機隊在滿邊開始活動、由海蘭泡越黑龍江飛黑河偵察、屢有所聞、滿洲里方面亦將有俄機越界事、僞滿向俄抗議無效、擬取斷然手段、如俄機入境、卽予迎擊、並派機驅逐、日俄衝突、不難因此惹起糾紛、

□本報特約北平專電、蘇俄對日警告、日乃滿洲實際主人、變更東鐵行政、破壞秩序、奪取東鐵企圖、日應負全責、

□路透社二十二日哈爾濱電、僞滿與蘇俄之關係、日趨惡劣、同生輪事件、兩方尚在爭辯中、駐哈濱俄總領事士拉活士奇、謂當日蘇俄便裝警察搜查同生輪、實非在滿洲領水界內者、滿當局所要求放還被拘留之白俄警衛隊、懲辦與此案有關之便裝警察等件、俄政府不能接受、渠祇可將此項要求條件、呈報子莫斯科政府耳云、但哈爾濱僞交涉處又再要求俄方、速履行該項要求條件

灤東土匪　侵進北戴河

某國擬派兵赴灤東助我剿匪

□北平電、僞國對北戴河治安極注意、聞某國以日軍阻我剿匪、糜爛地方、此種心理、大背人道、極憤激、擬藉口辛丑條約、派重兵赴灤東、助我剿匪、如日軍阻撓、卽與嚴重交涉、

□南京電、海外華僑團體、閱河北戰區匪患無可收拾、紛電中央請下決心、以武力進勦、如日軍梗阻、卽推翻停戰協定、與之拚死一戰、華僑願爲後盾、

□天津電、于學忠談、戰區股匪均有背景、決不收編、別人收撫可不反對、但冀省府斷難担負餉項、

顏惠慶在俄患病

□南京電、顏惠慶在俄感冒、廿五日國聯大會不能出席、首席代表由顧維鈞兼、至應付方針已由汪精衛電示機宜、

中央促章嘉赴內蒙宣化

□南京電、中央電閻錫山、請促章嘉速離晉赴蒙宣化、並謂日人誘惑西蒙、倡自治、分化我民族、倘不加緊進行、內蒙將盡附敵等語、

修築贛粵公路

贛省府請中央撥欵

□南京電、贛省府向中央請助欵廿萬、修築贛粵公路

要電擇錄

□路透社二十二日栢林電、德政府預備明日頒布報復關稅之令、謂凡由有限制德貨入口之國、其來德之貨、亦將受同樣之限制、惟已有條約明定者、不在此例、

□路透社二十二日華盛頓電、美政府現正考慮承認蘇俄之問題、料此事在國會未開會前、（美國會之下屆期在本年十一月間）必可實現、

□路透社二十二日基埠（加拿大）電、菲爾特灣之大天主教堂、發生火災、延及鄰近之寺院、損失約值三十萬鎊、起火時在夜間、院內之女教徒五百、狼狽逃出、今火勢未熄、日危及鄰近之屋宇、查本年春間、本州頻有火災發生、警當局防奸人之潛入教堂放火、曾派警巡守各教堂至數星期之久、

法空軍部長皮黑葛昨已由俄飛返法

□路透社二十二日莫斯科電、法國之空軍部長皮黑葛氏、及其隨員、到俄遊歷已畢、今晨飛回法國、

宋哲元昨離平返察

□北平電、宋哲元談、察東匪熾、必要時赴張北、吉本人到黎水溝、湯部向懷柔開勦、據報方已抵懷柔、爲維持計擬、昇劉桂堂以察東剿匪司令、並加餉一團、

□北平電、宋哲元廿二日午離平返察、秦德純、蕭振瀛等同行、

宋子文昨赴滬

□南京電、宋子文二十二日晨十一時四十五分、由下關三北碼頭乘海關巡艦「流星」號赴滬、財部職員暨警衛數十人在埠照料、憲兵司令部及首都警廳、均派警沿埠一帶、嚴密防衛、

□南京電、宋子文二十二日十一時半偕夫人暨女公子乘海關流星艦赴滬、聞係以首批棉麥行將到滬、特與滬商有所接洽、

美政府向古巴抗議

因美僑住宅被劫掠

□路透社二十二日華盛頓電、美政府向古巴政府提出抗議、謂古巴有一美僑之私宅、被士人劫掠、應予賠償損失云、又訊、昨夜夏灣拿城郊外發生劫案數宗、秩序異常紊亂、美僑多逃上軍艦以避之、

馮玉祥捐薪賑災

□濟南電、馮玉祥電韓復榘、詳詢魯省水災近狀、聞難甚、決將本人中委月俸捐二分之一、爲賑濟水災難民之用、至災區復原時爲止、

方振武部陸續向南推進

日軍允令方部退出非武裝區 惟不允由我方派兵進剿方部

▣本報特約北平專電、廿二日接菱刈同電稱、日軍決要求方振武部速退出、否則獨自處置、惟華軍進剿不許可、飛機偵察爲當然權利、

▣北平電、菱刈電覆柴山、允平當局請對方振武部警告、限令退出戰區、否則將斷然處置、柴山廿二晚已通知殷同、

▣天津電、日訊、方振武軍佔領懷柔後、其後續部隊陸續入城、其數已達六千、司令部昨日已移懷柔、方振武本人亦到該地指揮軍隊、

▣北平電、官息、懷柔今日無變化、在城內者爲方振武吉鴻昌李守信三部、勒索給發及現款、現無南進模樣、平密交通今日仍未復、當局正戒防、

▣北平電、方振武吉鴻昌鄧文(?)李守信等部聯合抵懷柔、約數逾三千餘、湯玉麟有少數在內、大部仍取道熱河南逃中、聞湯近又將中某[illegible]逃竄之兵收容不少、玉麟中人[illegible]多、據[illegible]方面部下、[illegible]圖謀不軌、[illegible]不可能、

緊要新聞

大庾軍事會議經過

贛南駐軍將有調動　張英任別働指揮　繆培南已返粵覆命

（廣州特約通訊）第一軍長余漢謀、定本月十八日在大庾舉行開會追悼勦共陣亡將士、事前業經籌備完妥、陳濟棠委派參謀長繆培南代表入贛參加、便道觀察防務檢閱部隊、及會商第一縱隊入贛勦共軍事、繆氏奉派、十六日已偕同獨立第二師長李漢魂、總政訓處主任李鶴齡等、專車赴贛、十八日已安抵大庾、即日上午十時、參加追悼大會、値此內憂外患交逼紛來之時、緬懷烈士、彌覺愴悽、而念來日之大難、凜責任之綦重、與會者當有不勝感奮者、昨二十日第一軍後方辦事處已接到軍部秘書主任周天文來電報告是日追悼會情、計參加追悼會者、除余漢謀、繆培南、李漢魂、李鶴齡外、有鄧龍光、王贊斌、李振球、葉肇、張枚新、李振良、陳章等、贛各機關各界團體代表、不下數百人、開會時情形極爲悲壯肅穆、由余代主祭云、追悼會既畢、軍事會議即繼之召開、議案開有（一）關于今後進兵勦計劃、（二）進兵剿共後贛南防務之分配、及綏靖問題、（三）糧食之接濟與運輸、（四）贛東南各縣公路之完成、（五）克復某一縣之辦理善後、以上爲會議討論綱領、臨時尚有許多動議、如贛南駐軍之調動、擬抽調王贊斌師進駐尋鄔、張枚新師進安遠零都、李漢魂師接防三南重石、而葉肇師則調赴版石、居中聯絡策應、李振球師則偕豐、所餘贛州及南康一帶、則交由贛南警衛團及剷共團負責、又如設立贛南別働隊、擬委第一軍部上校參議張英爲別働隊揮指官、其任務維持地方治安、及負游擊視察之責等、是會期忽忽、僅十九二十兩日、與會者有贛南各師旅團長、濟濟一堂、共商剿赤綏靖策畧、爲贛南向所未有之盛會、蓋贛匪北不得逞於官黎、東不得逞於閩西閩北、其今後出路不西竄即南侵、匪踪素來飄忽、贛南防線遼闊、攻剿堵剿之策、均須先事預防、是以不能預爲策劃、至或有傳繆氏之赴贛爲與余漢謀商五全大會事者、則尚爲揣測之談、蓋余漢謀一意治軍、沉默寡言、於黨政大計、尙鮮干預、而繆培南思不越位、謹守軍人不多作政談之旨、亦未嘗奉奉磋商黨務之命、粵中對五全會如鄒海濱之言、一於不理、繆氏自無啣命磋商之理也、軍事會議經於二十日下午五時閉幕、二十一日開贛南軍民聯合大運動會、一連三天、極爲熱鬧、民衆到參觀者、不下十萬人以上、爲十年來所未有、誠盛況也、本省黨軍政長官贈物品者、不知凡幾、蔣委員長暨贛省軍政要人、亦有贈品、繆氏原擬參加、二十五日始首途返粵、嗣以省中事繁、未便久留、特於昨廿一日晨由大庾偕李漢魂李鶴齡等返粵、即晚抵韶關、住宿于西北區綏靖公署、今（廿二）晨由韶乘粵漢專車返省、計程即日下午三時許可抵步、聞繆氏已將大庾軍事會議決議案預備呈送陳濟棠察閱、而陳濟棠亦擬定於明（廿三）日召集留省各將領、暨總部各處長開一軍事會議、提出討論、以便採擇施行云、（九月廿二日小鳴）

[illegible]、譚[illegible]會商[illegible]、同[illegible]、而陳氏惟[illegible]余漢謀[illegible]、[illegible]故也、惟余氏對於入贛剿共、已定有三年計劃、按步實施、是則南路剿共軍事不主急進、可想而知、南路剿共軍事既如此、至於西南政治、亦一仍舊貫、五全大會、粵方停開與否、一惟[illegible]不理、並西南當局、現在只是沉機觀變、日前所委任王德林方振武爲抗日等等頭銜、乃預備聯絡東北西北各將領、爲將來共圖中原之舉、現方振武已聯合吉鴻昌、湯玉麟、劉桂堂、鄭桂林、等南下懷柔順義、迫近北平、政委會已接有電報、據某政委談、方氏如進駐北平、西南局勢、即可開展、因方氏與東北將領、素無嫌隙、過去方總、此中實有與東北方面、極大關係、預料方氏進駐北平、必當順利云、（偵）

共匪延平敗後分西北兩路潰退

▲十九路專剿閩西

（本報特訊）共匪前攻延平不下、分向西北兩路退竄、現據撫州電、向北之一路經抵邵武光澤閩、與崇安士共聯絡、剷擾浙江、刻贛東鉛山河等處匪衆、已準備響應、黎川貴溪伏匪亦然、北路剿匪總部得報、隨飭撫州宜黃吳奇偉陳誠各軍東向堵截、又十九路駐粵辦事處消息、向西之一路、刻仍逗留清流歸化、惟其主力則在連城長汀、日來長汀龍岩上杭交界、忽又發現匪踪、且與我軍時有小接觸、自昨蔡總指揮特由福州赴延平、與行營主任趙一肩商酌進兵、俟該路軍抵達相當地點、蔡即返漳州率沈張區各師分由龍岩適中前進、夾攻連長、我部現注重閩西、閩北則由北路剿匪軍南下搜剿、吳奇偉昨會電粵、報告贛東閩北軍情、并言已發動出擊、云云、又一集團總部訊、黃任寰師會友仁旅刻在永定、準備隨十九路前進、機關魚旅亦將由上杭出發、必要時更調黃延禎師東向、總攻長汀、第二軍長李揚敬、下星期或赴閩粵邊指揮云、（發）

西南當局沉機觀變

方振武進北平時局勢即開展

（本報特訊）南路剿共軍事、對於第二期之進行、當局早已宣傳、不日總攻筠門、明日期可路軍聯合進剿、而至今仍是盤弓不發、蓋各軍總司令何鍵日前已出發

日本更迭外務大臣

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因病辭職、昨日已准予免官、以前任駐俄大使廣田弘毅繼之、此事頗值得注意、按內田本爲日本外交者宿、自前年由滿鐵總裁、調長外交、繼芳澤謙吉之後、以阿附軍部、遇事強硬、得一般國民之歌頌、少數識者、則心竊非之、內田嘗有不惜舉國化爲焦土、以貫徹對滿國策之說、與荒木貞夫所謂繼哺粥亦須硬幹到底之壯言、同爲日本社會所傳誦、譏之者稱曰、「日本焦土、滿蒙樂土」、或謚爲焦土外交、蓋極譏嘲之能事矣、陷僵局、而軍閥勳業已成、暴戾之氣、亦漸減退、國中譴責軍部之言論文字、始得稍稍發表、內田亦漸欲回到外交常軌、而彼國際僵局、因有起用重光葵爲次官之舉、外部要員、並多遷調、惟因國際孤立、孽由自作、轉移大勢、斷非易易、於是無爲無能之非難、又嘗然四起、內田卒不得不藉病引退、蓋有其必然之勢也、根休息時、曾語報界、謂就任以來、事端叢出、迄無休養之暇、神經作痛、手足有時且不能運轉、不能成眠、因作山中之遊、又謂本人之任外相、原不過承之一時、久盼於適當機會、得一富於活動力之人物爲代、以上爲內田決心退休之表示、金徵今日之退、決非偶然、廣田爲日本外交官中後起之秀、思想頗新、去年十月十四日在駐俄大使任內、稱病請假回至東京、曾語日本記者、盛道蘇俄少壯當國之優點、主張日本應取法俄國、多用青年擔當國事、氏又主張日俄宜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謂雖嚴厲共產黨之意土兩國、且已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訂約後、並未發生問題、意不奉行、時無令者、始終貫徹、乃日本傳統國策、無論文武、莫不奉行、……進退、早有定算、夫大臣進取、必能追隨軍部、然而、吾人當知、日本軍部、人才殊盛、行止、知如何、竟未實現、要其人之頭腦、決非內田比、其政策、更未任、中間曾有來游中國之報、不知之甚明、故歸國之後、迄不回的、彼於日本周圍之國際情勢事者、廣田此言、直是一語破上將「滿洲國」與日本、固看作一對象要爲日本」、質言之、國際俄與滿洲國締約、則不成意義、所見殊爲正確、蓋氏會謂、「蘇聯、檢驗、防禁極嚴、氏於「滿洲國」、面目、要者舉兩和解、或仍相但有實利可求、決不拘於一格、方今日本、言貿易則八方封鎖、言軍事則英美柔敵、而一方面則蘇俄居暴足重輕之地、中國在無可奈何之時、正不妨暫抑凶鋒、稍換笑臉、外綏敵愾之情、內修大戰之備、如是則軍刀入鞘、姑壞周旋之日至矣、由是觀察、內田之不能不退、廣田之竟邀特簡、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且也、廣田爲通達俄情之長才、重光爲了解中國之傑士、二人合作、日本今後之外交傾向可知、矧駐英大使松平行將回國、駐法大使長岡即擬退職、今後日本外交陣容、必於廣田就任之後、中日外交、有何變化、此際尙難預料、蓋屬之於彼又望我國當局審切注意者也、至舞台上有所展布、亦未可知、此則、日本少壯外交家、或將在世界則狹風暴雨之後、怒濤嘯浪之先者、國策既不能根本變更、則傷國問題、終無對我妥協之道、屬之於我者、在國力既尙未充分養成、則除虛與委蛇、藉機肆應外、更有何道、是以內田去而廣田來、單就中日關係言、殊不必爲過大之期待、所應重視者、日俄或將接近、則中蘇間以近實幾之現狀、殆不能久無變也、

▲九龍現身與九龍泉水

日各界士女上山參神者、絡繹不絕、即在山上寄宿一夕者亦多、故新舊鄭仙祠均感人滿之患、且多有露宿山岡者、亦有作竟夕游玩清談者、余等雖崇拜鄭仙祠主持招待、自較他人爲妥適、然漫漫長夜、寺狹人多、亦嫌偪促、祇有遍山巡行、忽睹白雲寺中、新貼長紅一張、寫（參本月廿二日子時、九龍現身下凡本寺九龍泉中、凡我同人、宜齋戒沐浴、整肅衣冠、恭迎聖駕、特此通告）、余等看畢、不禁啞然失笑、惟婦孺多信以爲真、焚香膜拜、忙過不了、閱該夕之留宿山上、欲看眞龍出現者頗多、可知神棍斂財手段、無孔不入矣、破除迷信之難、觀茲益信、至九龍泉水、清甘甜滑、爲山水中之最佳者、茶博士恒視爲奇珍、酬客大時、清水一杯、尤足生津解渴、故每年此日、小販等多聚山中、擺賣涼茶涼水、借九龍泉之名、以招徠游客、每碗取價三兩銅元、游客跋涉之餘、汗出如漿、咸喜飲涼水消暑、各小販均利市三倍、喜形於色、惟今年則被人據爲己有、不許開人吸取、須收回水價、取値頗昂、以致業涼水小販無利可圖、在山邊擺賣者極少云、世界難撈、竟至於此、我佛慈悲、念茲窮苦小民、能勿惻然動念、施以楊枝甘露、灑遍大千世界乎、

▲沙彌歎怍與司機叫苦

往游白雲參拜鄭仙之人、雖屬林林總總、品流複雜、然大部份却爲富豪之家、而尤以姨太小姐們、手段較爲闊綽、此輩除發助香油外、對於奉茶捧煙之小沙彌、多從重打賞、至少亦紙幣一元、其豪爽者或畀予五元十元之西幣、故小和尙皆大歡喜、莫不以每年此日爲發財之絕大良機、至於各種長途車或野雞車、雖屬應接不暇、但因供過於求、野雞司機、總覺勞而無益、據個中人云、往年僱

鄭仙誕中花絮

每年鄭仙誕前後數日、白雲山麓、增加少游人、平添幾分春色、蓋趾會上善男信女、例於誕期前後數日、前往參神、謁廟游觀、騷人雅士、亦多借此日、玩水觀山、聊作及時行樂、而狂蜂、則更趨之若鶩、以逐其漁色獵之心、俗稱年年此日、歲歲今朝之句、足以贈、記者未能免俗、亦邀某友、往趁熱鬧、興盡歸來、爰拾一二瑣聞如上、

往白雲之車、無論由東西門或廣大路去、每次車價總在二元以上、如偶因車少、則取直三四元、人客亦不嫌貴、蓋以僅一次、咸不吝嗇區區也、惟今年則對車太多、互相競爭、多數減收至一元八角左右、若由白雲回來之車更減至六角或八角、故各人平均收入、較昔歲幾減大半云、一得一失、相形見絀、且亦分過懸殊矣、

上述兩事、爲本年之特殊情形、似有紀之價値、其餘瑣聞艷屑、大都耳熟能詳、且經報章登載、恕不具贅、惟據仁鄭仙寺僧云、該寺甚少嘗產、一切使用、均賴隨時募化、藉應支銷、財政則主持公開、主持不得據爲己有、幸每屆誕期收入、幾足供應半年使用、即此不啻守中嘗產、至若陳設之雅麗、寺產之豐富、及僧人之利益、則推能人寺爲較厚、緣該寺多闊人涖臨賞玩也云云、貧富階級、即山僧亦有判別、則平等待遇之難、益可知矣、但當此生活艱難之秋、而佛門子弟、仍得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消靜優游、等閒自在、信夫佛法無邊、不禁令吾人悠然神往也、

淫婦捲逃殺夫

重利輕離　空幃難守　丈夫阻撓　便下毒手

河南歧興南橫街第八號黃梅、卅五歲、台山人、在建設廳充當建橋監工、妻馬氏、卅歲、前七年再醮於黃爲妻、結褵後曾生二女、去年死去一女、現存一四歲女、夫婦感情頗篤、詎馬氏驕奢淫佚、不守婦道、乘其夫往東江監理建橋工程、婦暗與一男子某中戀愛、黃昨由外歸、查悉其事、將婦責罵、因此夫婦時生齟齬、其婦聲言脫離夫妻關係、擬欲隨某甲爲妻、至廿一日下午六時許、婦摺叠衣衿細軟、并擬携同幼女而去、黃梅見狀、阻而不許、初猶互相口角、繼則愈鬧愈烈、詎馬氏陡起狠心、欲將其夫毆斃、以免日後跟尋、主意已定、立執木器將夫亂毆、其夫氣力薄弱、不能抵禦、當堂被毆傷右手及背部與右膝、婦仍不釋手、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奮力將夫推跌於地、緊扼其夫腎囊、力壓不放、此時黃乃身軟無力、不能轉側而起、祇得疾呼救命、聲達戶外、鄰人聆耗馳至、入內睹狀、見婦如此狠悍、即將婦牽開、惟黃已被扼[illegible]、

控馮景豪勒索

伶人白玉棠

伶人畢焜生（即白玉棠）三十三歲、住本市婚龍里八號、昨以前唐天寶班東馮景豪、積欠其工資數千元、屢追無着、反被砌詞勒索、要求賠償損失、特延律師具狀法院刑庭、自訴該馮景豪詐欺取財之罪、請求傳集到案訊明、依法懲辦、以警奸狡、而維法紀、其原訴狀畧云、（一）向充優界、去年受唐天寶班班東馮景豪所僱、在該班充當副員、當受僱時、訂明工資按月分關清給、詎料該班東馮景豪、違背訂約、平素恃勢凌人、不將工資按期支給清楚、積欠數千元之鉅、屢欠追問、均藉詞推諉、當時處其淫威之下、無法追討、迫退不能、至本年（一）今年五月底散班、與伊支取積欠工資、得（一）還債項與人、但伊居心叵測、無門控民怠工失職、以致虧本、不特不將（一）資支給、且向民勒索、要賠償損失費（一）千元、方追罷休、（一）見如此蠻橫無理、追得出理力爭、（一）擬將各情投訴入和工會請求秉公處斷、并追其將還工資、但伊仍置之不理、且更以損失費從速賠償、諸多恐嚇、以爲勒索張本、似此情形、該告人實犯詐欺取財之罪、

兩男女互抱投江

可憐虫　祇知愛情不知行爲

廿二日晨光熹微時、芳村碼頭、有一西裝男子、偕同一時髦少女、喚一艇、艇赴河南、至中流、一雙男女步出船頭、嘆一聲、相抱跳下河中、擬圖畢命、蛋婦命驚視狀、即大聲呼救、是時適有明華小輪、駛經該處、乍聆救命聲、即停輪查問、訊悉前情、放下舢舨、協同蛋民、將其救回、不致爲波臣召去、乃交警將其帶返分局訊辦、據該男子稱李振華、二十歲、番禺人、住芳村福勝橫街十二號、向在某中學肄業、與現同到案之女子畢雪軒同學、彼此鍾情、乃于本年三月間、私訂婚姻、擬于暑假後、即稟明雙方家長、舉行婚禮、前月暑假後、畢即返鄉、將情形請命于其父、詎玉成其事、詎畢父孔仁、爲舊禮教中人、乃強行阻止、且不准畢上學、軟禁家中、不許越雷池半步、昨日畢忽私逃至民家、將民尋着、覺不自由毋寧死、因而相約投水殉情、據畢雪軒稱、十八歲、花縣人、住河南紫安坊九十九號、餘供與李同、言罷、掩面相對而哭、局員以彼倆如此多情、乃將其安慰一番、並傳雙方父母到案、領回團聚、

※　※　※　※

晚香

目夷（下）

落花

次珊與夫目夷昔之木木。今之煦煦也。錯愕弗知所措。次珊自顧吾罪人也。竊而託性命於人。得逃斧鉞。又重而蠱之。以爲深暱。雖幸而不死。則天下之士其謂我何。目夷愈繾綣。而次珊愈畏憚。目夷顏渥然丹。目眄然矣。居以唇之。頻以頰之。平以手之。股以股之。[illegible]此殊膩。次珊愁縮慄怯。若觸焚之艇。目夷覺。怫然曰。子其賺我乎。余何懺乎爾。至子避我若浼。次珊俛其肩而嗚曰。余夙爲君是眷。君之所知也。君遇遘我。使我不得奉侍左右。中心疚用戚戚者越年歲矣。今覆我以仁。撫我以義。余銜恩撫躬。不知所以報。吾罪人也。獲庇於君。冒昧而與君仇。（詩關雎疏仇匹也）是以怨報德也。可乎。目夷曰。始余於人。淵然無所動也。今不子之好。不可聊吾生也。子勿予予以苦我。予兮予兮。如此良夜何。次珊曰。倘君之不我棄。生死唯命。況燕宛之私乎。遂與之合。從此與目夷相朝暮。遂次珊寃得白。挈目夷來鶯鶯江。渠斯江樓以偕老。不圖目夷以瘵死。目夷逝。次珊遂木木無所愛。次珊曰。余視世之人莫目夷美。情亦莫目夷篤也。故目夷逝後。余不輕使客登此樓。余嘗爇爐香。默坐爲目夷作綿綿之思耳。與子至契。乃許予留此。予亦知吾目夷爲如何人歟。余曰。目夷至情人也。天下情之至者。鋼之至深。守之至固。蘊之至密。當其情之未動。漠然若無情者。及其動也。則死生之。而禍福之。莫之能控也。目夷之情。由家被於盜。震之以恐怖而湧其心。而情遂潰然不可遏。斯浮屠氏所謂歷浩劫見正定如來者非歟。吾聞大喜。大怒。大變。大戚。俱足蕩人之心。使迷者至於迷。覺者至於覺。貞至其貞。淫至其淫。故君敬而慎之。操而勿放。易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易動則彖生焉。彖生則性命之所繫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目夷之情也動於正。故能貞。修短壽天惡足論乎。

倉佬室筆記

破帽殘衫

歐士文明孕育甚晚。然其勢如朔後之月。自一弦瘦影而漸臻圓滿。中土文明源遠而流長。然其勢如望後之月。自圉而日減清輝。就文學言。周秦諸子爭鳴。炳炳琅琅。斯爲極盛。此後西京東京。六朝唐宋。時代遞遭。而文章之醇者日漓。博者日淺。精者日雜。清者日濁矣。吳汝綸論文。謂一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者也。……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識之士。爭以撰箸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謂一幹而枝葉扶疏者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原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實以來宗之。夫自著之言與集錄之書。精麤既殊。雖易自別。覘於此。文運之升降亦可知矣。就字學言。諸子書辭采奧賾淵微。尚矣。漢代許氏著說文。六書爲小學必修之業。逮唐之韓氏。獨主文從字順各識職。至清代漢學家出。六書之緒重振。然已爲專門名家之事。未能普遍于士林也。文字之學。既皆隨時代遞遭而日即荒蕪。故好學深思之士。每尊古而薄今。論者非之。誣爲抱殘守缺。是蓋未嘗學問。致妄相責難耳。今舉一例明之。余往讀莊子齊物論。至「罔兩問景」句。竊深有感於用字精博。今不逮古。蓋郭氏注罔兩二字。謂「景外之微陰也」。夫景字今恆作影。是古今同用此字也。獨罔兩二字。今人行文。久不見用。是古有之而今無之也。今人襲古人之遺緒。不能發揮光大。且廢佚焉。其[illegible]其爲如何。至於泰西文之Shadow。即莊子之影。余念西方文字之學。與時精進。其必另有一字。相當於莊子之「罔兩」者。蓄此念於胸。久不獲探索。及讀譚戒甫「墨經光學」。乃得佐證。此讀書之樂。眞有不足爲外人道者矣。按譚氏謂西方光學。有本影Umbra與副影Penumbra二字。[illegible]兩問景之景字[illegible]耳。副影爲影[illegible]故莊子釋文云[illegible]賦注引司馬彪[illegible]微陰。所謂[illegible]何等精切。孰[illegible]近而彌精。由[illegible]矣。又可知[illegible]以文淺陋。[illegible]生今之世。[illegible]貫之。使殘[illegible]明。以達園[illegible]讀斯言。

致陳心農函

月前損惠紅茶兩箱。當即拜登。無任銘感。竊維塵飛金碾。仲淹留詩句之工。禪榻鬢絲。杜牧資茗談之料。按了翁之集。茶荼字義相沿。評陸羽之經。味攸別。閩分龍鳳。石林燕語堪稽。眼辨蟹魚。玉局新詞如繪。矧夫陶潛高臥。自謂羲皇上人。相如倦游。時有消渴痼疾。久思搜腸三椀。洗除渴肺之塵。破睡半杯。喚起消都之夢。乃承 厚貺。實謂相知。折腳鐺邊。自燒枯葉。流霞盞裏。獨試新泉。旨矣美滿一甌。飲之口香三日。洵足滌懷抱。曠神明者矣。其或客來不速。期以消閒。特使樵青。烹從花竹之際。且傾森伯。結來香火之緣。多飲思清。詩客聯翩而至。共煎火活。征人載渴而來。似服散以清凉。殊望梅而止渴。幾人淮海。奇香稱草木之英。一門建安。茗戰較勝負之說。淪井華于石鼎。試新餅于雲腴。交口贊稱。同聲致謝。附呈摺扇圖章各一。尚希 哂存。聲慕羊欣。效題竹箑作鍵。自愧才輸韓愈。鏤刻金石能爲。聊以伴函。非敢言報。秋風告勁。崇諳爲宜。異日訪德星堂。約不夜侯而話舊。奉雞蘇佛。愛餘甘氏其留芳。庶藉拜嘉之辭。以爲招邀之殺。足下聞之。當不至以規者爲 也。

盜窟奇逢記（八）

秋虫

是夕。天布陰雲。星光盡隱。柴九等率予及少婦從黑暗[illegible]中多亂石。大小不一。有橫臥如豬者。有蹲踞如猿者。[illegible]牛角者。有昂頭如犬者。有蹲伏如兎者。梁九囑予等小[illegible]則登其腹上。分二步踰降而過。其如猿如犬者。跨而過[illegible]。痛徹心竅。如筍如牛角者。銳而且利。觸之痛如刀割[illegible]石雖小而圓。無銳利之稜角。則又妨其礙趾顛躓。予等[illegible]。少婦三次。至天明。抵一小溪。蓋自新埗至此。僅六[illegible]足力。兩目刻刻留神。可謂艱苦極矣。從小溪復雇兩小[illegible]三四十里。乃過大河。梁九謂予曰。吾儕送至此止矣[illegible]路平安到家。勿慮也。已又謂予曰。老師此去。祈寄信[illegible]自然收到矣。此特應酬語耳。即異感情。予倘有再來之[illegible]獄者。足鐐手梏。日夕受獄吏之虐待。飢寒交迫。猶須[illegible]比較。如天堂地獄之別矣。人有恆言。官之虐尤甚於盜[illegible]不名一錢。恐爲榜人拒絕。而榜人早已知予等底蘊。[illegible]船於上午十一點鐘開行。至夜間一點鐘方到北海。屈指[illegible]茲。共一月零二十九日。予等登岸之後。街上各商店。[illegible]少。惟二三小販。徐敲響板。作離離的的之聲。叫賣餛[illegible]。門亦已閉。少婦敲門久之。其姑陳媪方起而啓扉。相[illegible]隔世。少婦指予語媪曰。此五哥。與兒同難者也。非五[illegible]兒諫矣。因歷述被擄時。夜行如何狼狽。如何冒風雨。如[illegible]扶持調護。言之歷歷如繪。一一歸功於予。足徵少婦之[illegible]不啻居多數。言時。兩兒已從夢中驚醒。迭呼婆婆。媪失[illegible]房。少婦從之。各抱一人而出。少婦語之曰。大寶細寶[illegible]其睡眼。灼灼視予。若甚詫異者。少婦再促之。始各呼[illegible]手。又撫其頰。一聲乖乖而罷。小婢阿春。時亦已起。[illegible]春。乃曰。我幾忘之。舅父半日未食。腹中飢矣。可速[illegible]春諾而去。少婦亦抱細寶入內。讓媪與坐談。已而飯具[illegible]。令予別一棹而自食焉。是夕。予宿於其家後樓。自是[illegible]行。私贈予二百金。秘密無使媪知。任此二十餘日中。[illegible]攜兩兒來見。則曰。大寶細寶。極愛舅父。不欲舅父回[illegible]態而不宜。從不經一申懷懷。及登舟之前一夕。始來與[illegible]來省親。互相灑淚而已。臨贈予以一物。自啓予篋[illegible]後。方可開視。即君所謂曖昧之情書也。予無以爲贈[illegible]。曰。此兄之手跡。見字如見兄矣。送別。及民國十[illegible]進訪之。則門庭依舊。人面非矣。（完）

談談打大風

鄧[illegible]

在香港這裡。幾年前的[illegible]個星期打風[illegible]天朗氣清的[illegible]號風球。當時[illegible]球。那晚得[illegible]了。愈夜愈[illegible]午。颶風襲[illegible]人道才不敢[illegible]情形。一連[illegible]是星期六的下[illegible]的。上一年。舊曆七月初七。所[illegible]那場颶風。可就不同了。樹木固[illegible]多被風拔起。屋宇也有好幾間被[illegible]。大新公司後便的南京旅店（後[illegible]當時大新尚未重建）的牆壁。[illegible]處被擊裂了。隆生輪船。也在先[illegible]對開不遠的海面沉沒。當時船上[illegible]大呼求救。極爲悲慘。岸上的中[illegible]員。也紛紛用大蔴纜設法救人。[illegible]浪極大。岸上的警員。也險被捲[illegible]。當時我在先施的樓上觀看。祇[illegible]去。而浪花之高。竟達先施公司[illegible]輪船沉下的時候。船上的人。紛[illegible]求生。可是一個波浪。他們已[illegible]彷彿小艇一般被浪蓋過。而且沉[illegible]。至於蛋民之遇難的。也有很[illegible]月初七那趟之外。在先廿多年前[illegible]初一。本港也曾發生過一趟大風[illegible]的損失。本港也曾發生過一趟大風[illegible]因爲事前不及防備。所受損失。[illegible]扯上。颶風已經吹到了。陸上的[illegible]大。海面的船艇。因爲走避不及[illegible]沉沒的。不知凡幾。蛋民之葬身[illegible]。更不可以數計。這可算是本港[illegible]以來的一椿慘刦。因此。每一耙[illegible]老於香港的人。總愛拿八月初[illegible]趟來比較。來作談話的資料。而[illegible]蛋民。則更加談虎變色了。今年[illegible]一。天文台又扯上了風球。而[illegible]號的風球。海陸兩方的人民。祇[illegible]都忙着防備。幸虧九號風球僅[illegible]大放陽光。九號風球。也扯回下[illegible]了兩個鐘頭。颶風已轉而之他。[illegible]道是我們多麼慶幸的。然而。什[illegible]。因爲八月初一那趟風災而遇[illegible]的子孫。現在想起了當時他們遇[illegible]。不知作何感想。[illegible]錠中環對開海面的那艘「救星[illegible]是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提議所[illegible]救星」這一個名字。也是金爵士[illegible]他提議裝建那艘「救星」小輪的動[illegible]是因爲七月初七那場颶風。隆巳[illegible]隆生輪船沉沒。船上的人。一批[illegible]海中。葬身魚腹。無法拯救。着[illegible]民。因此便提出要建一艘救星小輪[illegible]各人聽了。大加贊成。特別是水[illegible]民。更是喜歡到什麼似。現在。[illegible]這艘救星小輪。海上的輪船遇險[illegible]怎樣大風。救星小輪一接到了消[illegible]必立即開往援救。因此。自救星[illegible]成後。本港每遇颶風。已不怎見[illegible]船沉沒的慘劇了。可是小艇之走避[illegible]沉沒的事。仍時有所聞。這還[illegible]處注意的呷。

代郵

[illegible]各谷鑒。廿日[illegible]三君鑒。來函[illegible]君每日午後。必至荷里活道九龍[illegible]請按址往訪面商可也。破帽殘衫客謹復



香港新聞

龍船灣外溺斃四命

——平海漁艇隨海漂流

本月二十日、颶風突從東沙島而至、天文台懸掛第九號風球、港內船艇、均紛紛走避、故無損失、惟港外三門里岩地方之海面、有平海漁艇一艘、艇主人爲陳帝順（三十九歲）、妻張氏（三十四歲）、兩女、一十七歲、一十二歲、一子十五歲、另一艇伴名朱來、均在艇中、當晨六時、該艇駛至斯處、突遇颶風、無法支持、遂任其飄流、至八時、漂至港附近之龍船灣、斯時風浪更大、浪翻艇上、首將其妻拋下海中、陳與朱下海拯之、及後又將張氏拋下、此時陳爲子女等大呼救命、該艇乃海施救、張氏遂告溺斃、未幾、其子女等相繼墮海、雖經數緊抱其頸、無法救、然卒溺斃、陳與朱亦被擊下、幸而泅登岸上、聽候甚久、有別艇駛至、轉送東華醫院、將陳朱兩人送往筲箕灣、今晨兩人乃往船政署報案、聞由華民署遣之回籍云、（新亞社）

精武會秋季馬彩今晨攪珠

香港精武會今年秋季馬彩、共發馬票五萬條、每條二元、截止時期、交欵之票祇四萬二千六百六十條、計共港銀八萬五千三百二十元、除淸競博稅九成外、餘欵以百份之三充費用、其百份之九十七則分爲首彩得銀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元一角、式彩、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元零三仙、三彩七千零七十六元零一仙、有馬入圍者得欵四百九十一元三角九仙、查今日爲賽馬期、精武則以第五塲爲標準、故於今晨十時在該會攪珠、其抽之號碼及馬名如下、一二九三四（黑石）、二〇九九三（邑長）、三二四八九（大運）、一一三九四（地尼絲士）、一三七五七（不法行爲）、二三八八八（刁皮力士）、四四五八七（飛帝）、一八五三六（豹）、四二〇六二（美蚨蝶）、〇三八〇六（金龍）、三九二三四（希伦）、四二八八六（三文王）、四二二八三（美曲）、〇六三三五（國慶日）、〇〇九五一（此其時矣）、二一七一一（股友）、〇九一七一（鄧灣）、三〇七五四（愼守）、二七三九五（萬靈頓）、又查此塲賽馬、以萬靈頓、股友、國慶日、及金龍爲有爭彩希望云、（新亞社）

婢女爲按主所辱

有少女名葉細女、十二歲、家貧甚、其母向某甲借銀六十元、以細女作按、後辱、當時曾許以給銀三百元與其母、女乃任之、後由甲之媳所悉、至將女送回母家、幷索欠四十元、母無以應、追問其女緣故、女始將此種情形說出、母乃將女送醫檢驗、幷將此事報案云、（新亞社）

福安艦解犯回省

福安艦長方念祖、日前奉海軍司令張之英命、將艦駛往汕頭沿岸一帶遊弋、至昨日由汕返省過港、聞此行係押解政治犯三十餘名返廣州發落、該艦泊於深水埗海面、定於今日離港返省云（新亞社）

萬國游泳會明日舉行渡海泳

香港萬國游泳會之渡海泳、將於明日舉行、下午二時三十分、當有小船一隻、由華人游泳會將參加賽泳者、載往紅磡角、蓋該處爲賽泳之起點、而華人游泳會則爲止點、故比賽者當由紅磡角一直向華人游泳會而游也、比賽者約四十人、女界亦在內、比賽後、當由萬國游泳會主席寬應桂之夫人在華人會頒獎云、

六月份之財政報告

港府公報今日發表六月份之財政決算案、謂是月份收支相比、支突二十五萬元、庫署所存之盈餘欵項、連出賣大會堂所得之百餘萬地價、共有一千五百八十四萬八千四百零二元八毫一仙、本年上半年、港府收入減少、稅餉收入虧差、

黃慧珍被搶手袋

男子黃辯、今晨被控于史司堂、謂其昨日下午十時在灣仔軒尼詩道三一七號門前、搶去婦人黃慧珍之手袋一個、內有港幣及金鍊玉耳環等、共値九十元、被告認罪、據西探奴路夫稱、謂昨晚十時、原告到灣仔軒尼詩道三一七號、正欲登樓之際、忽覺有人隨其後、原告正欲提防、已不及、爲被告搶去手袋、原告乃追之、卒爲警截獲云、史司乃判之入苦工監六月、（新亞社）

報窮官亞嘉士逝世

本港臬署報窮官亞加士、今晨十時因病逝世、享壽五十五歲、亞氏生於一八七九年、在英習法律專科、於一九二零年來港、受委爲臬署副報窮官、同年八月間又兼任副政府律師、一九二五年任工務局秘書、至一九二六年始任正報窮官以至于今、定明日下午五時、在擸梯埔舉行火葬、署中職員及本港法律界關礼堯律師等、則定下星期一日十二點半、在臬署開會追悼之云、（靈）

七十老翁一日連生四子之奇聞

殷戶馮自如、自少經商外洋、年老滿載榮歸、故享妻妾九人、得男去月、其二四六八奶同日分娩、各大四、極其喜翁、昨日在油蔴地大三元、孝排、並特於定六十元、以分、岳母、第七期一日並價、個食晚飯、尤對於五毫之半其四大姿、以非常贊美、其以最合之個原營雞脚、廣肚、炒、可愛、妻諸岳母產後滋養、如燉、爲肚、者、謂其妻敬矣、

陳炯明逝世後今日大殮

陳炯明昨晨零時、已在港寓逝世、遺下妻一、女五、子三、及八十三歲之老母、因向不事產業、身外已無長物、臨終時、對家無遺囑、僅呼「共和共和」兩語、以後所言、糢糊不辨、其治喪處已定今午大殮、下星期六始出殯、查陳近患腸熱症、本已稍愈、嗣又復發、因而不治云、（星）

食水開放時間將再增加

連日滂沱大雨、本港各塘水量、較半月前增加四萬萬餘加倫、統計水塘現存水量已達十九萬萬加倫、尙差四萬萬餘加倫、即告滿溢、故當局現擬將食水開放時間、再行增加、惟何日實行、則現尙未定、（星）

上海證券交易所行市

左列各種公債券行市按票面百元計算

編遣庫券	九月
裁兵公債	四十元〇九毫五分
關稅庫券	六十七元二毫
善後短期庫券	四十八元三毫五分
廿年捲烟稅庫券	五十元四毫五分
廿年關稅短期庫券	五十元〇八毫
統稅庫券	五十一元二毫
鹽稅庫券	五十二元一毫
整理六厘公債	五十三元六毫
	五十七元三毫

（香港廣西銀行九月廿三日消息）

十月
四十元〇四毫
六十元三毫五分
四十七元五毫五分
四十九元一毫
五十元〇三毫五分
五十元三毫五分
五十一元三毫五分
五十二元五毫五分
五十七元三毫五分

又有飛機運廣州

粵當局最近派員來港向美商訂購之戰鬥機、已分批運港轉省、今日又有三架由車運返廣州、（星）

民慧小輪搭客投海

……原因失業……

來往本港旺角之民慧小輪、昨晚六時許、由旺角來港、中途、突有男客一名、由三等位躍海自殺、後卒由水手救起交警署發落、據稱姓何、因失業無以餬口、故擬自殺云、（星）

廖競天已返桂

日前奉桂當局命、北上考察銀行事業之廖競天、事畢南返、已有多日、昨日下午、已乘江蘇輪船返桂、（星）

粵劇的大革命

馬師曾主編之游戲人間新劇、決定即晚在太平戲院出世、內容香艷諧趣、一致革新、超出乎馬伶編者所演之大鄉里多計後生任俱兵戎之外、且由是台起加聘青衣艷旦謝醒儂拍演、尤爲相得益彰、聞說該劇所有曲本、俱用特別音樂拍和、電光配景、脫離舊套、昨天已擳於定座、極爲擠擁云、

藝術演講消息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定於本日廿七日下午七時、在鄧志昂中文學院、請著名畫家張谷雛先生演講國畫賞鑑法、並於是晚七時至九時、舉行國畫展覽會、各界赴會、無任歡迎、

商業消息

上海三友實業社、爲中國土布之以創製永不褪色自由布著名、香港經理處蘇杭街八十七號、舉行大減價、由一元五碼起碼、幷送三角膠嬬女巾兒童巾、開連日往購者頗爲擠擁云、

店員須知

中國式之店中夥伴、起早眠遲、並非惜花、亦非愛月、乃店務紛繁有以致之、勞苦之後、極易感受風寒之疾、掙扎而起、應酬業務已勢所不能、困頓床褥、藉以療養、抑有所未敢、是時痛根病魔、必至極點、惟恨之無益、必須有以治之、治之之道、莫若購服虎標萬金油、搽搽前頂、即可立愈也、